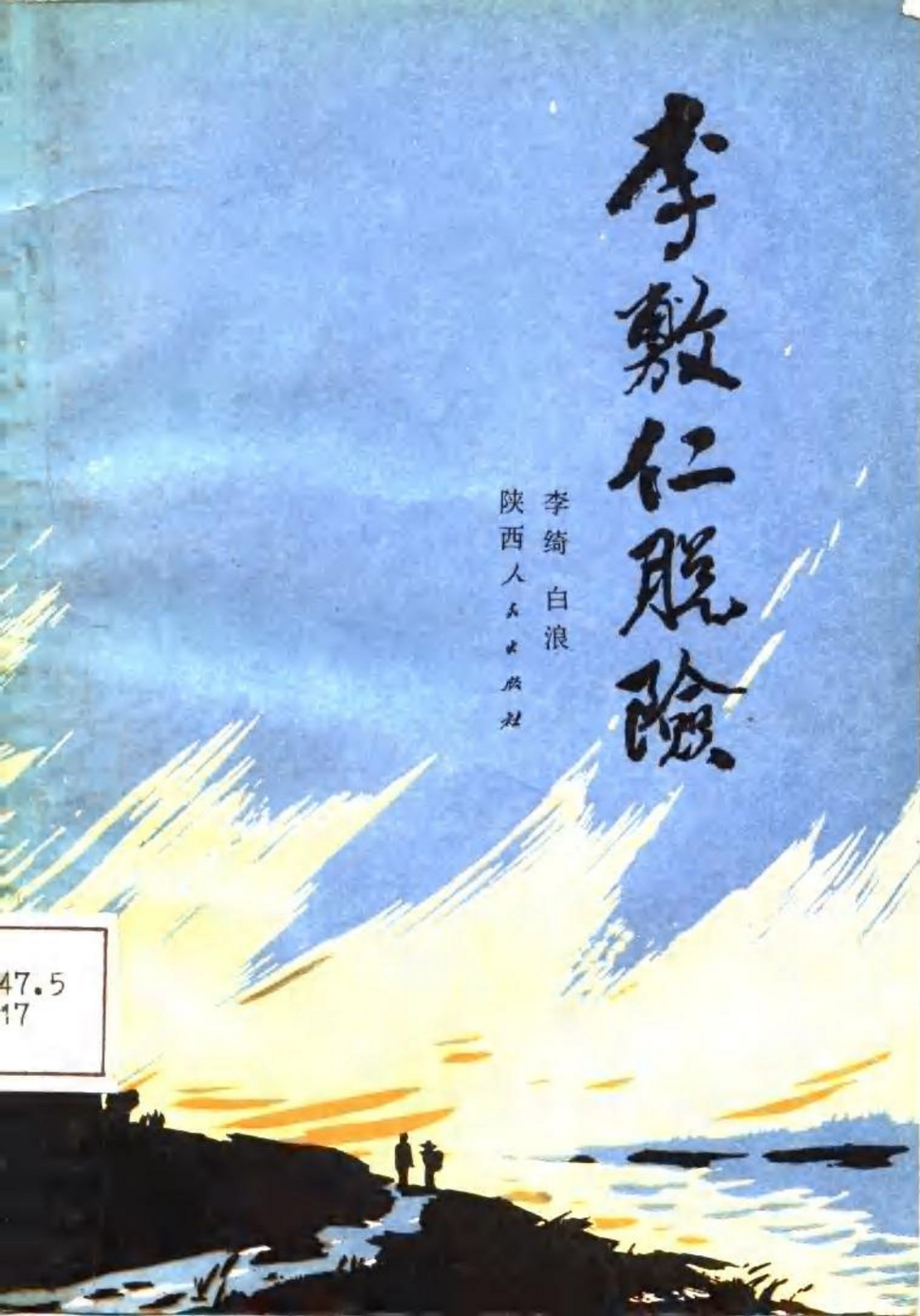


李敖仁脫險

李綺 白浪
陝西人民出版社

47.5
17



李敷仁脱险

李 绮 白 浪

陕西人民出版社

李 敷 仁 脱 险

李 绮 白 浪

陕 西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125 印张 1 插页 84 千字

1987 年 5 月第 1 版 198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2,680

ISBN 7-224-00002-7/I·2

统一书号: 10094·732 定价: 0.80 元

内 容 提 要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著名教育家、新闻家、社会活动家李敷仁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并枪杀在咸阳北塬上。由于种种巧合，他大难未死，被群众营救，后在党组织周密安排下辗转进入陕甘宁边区。对于这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史实，作者进行了大量调查，获得第一手珍贵资料，在不违背事件真象的前提下，用生动的文学笔法写成这本书。本书内容充实，文笔流畅，结构严谨，故事性强，不失为一部较好的纪实文学。



李敦仁先生



李敷仁遇害旧址—咸阳二道塬

序

汪鋒

李敷仁同志是陕西著名的教育家、新闻学家、民俗学家、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李敷仁同志曾在陕西省多所中学和师范学校任教二十余年，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引导和影响下，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双十二”事变以后，他在西安先后创办《老百姓》报和《农村周刊》，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反映人民的要求与愿望，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这两种报刊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以后，他又设法主编陕西省民众教育馆刊行的《民众导报》，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春，李敷仁担任党所领导的外围组织——西北民主青年社（简称“民青”）的领导工作；是年秋天，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成立后，他又担任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会主任。“民青”以民盟的名义，在陕西、甘肃的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和社会青年中发展成员，数以万计的青年通过它受到革命影响，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或进入了解放区。

一九四六年春天，正是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阶段，国民党统治区弥漫着白色恐怖，在极其艰难的

情况下，李敷仁等“民青”领导人发动了两次与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的斗争——破坏了国民党先后两次发动的“反苏示威游行”；在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发起了学生争取民主权利要求成立学生自治会的运动。

李敷仁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仇视。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国民党特务绑架并企图在咸阳北塬暗杀李敷仁，幸未射中要害，在群众和党组织的营救下，李敷仁进入陕甘宁边区。

李敷仁同志到边区后，即担任延安大学校长，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为全国解放事业的胜利增添了力量。解放后，在延大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李敷仁同志先后担任这个学校的副校长、校长，在较短的时期内，为党培养了上万名干部，对西北各省、自治区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敷仁同志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八年去世前，主要从事社会活动，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盟中央委员、西北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西安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不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竭尽全力，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四十年前，李敷仁同志遭国民党特务绑架暗杀一事，震动很大。不论在解放区，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广大群众闻知以后，无不义愤填膺，更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

我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省工委获悉李敷仁同志遭暗杀未击中要害的消息后，当即召集有关同志研究营救问

题，对具体的营救措施作了周密的布置。经过一个月的秘密转移，终于安全地将李敷仁同志接到边区。

关于李敷仁同志被连击两枪，不但未致命而且平安地进入边区这段有点传奇色彩的故事，过去曾经有过各种各样不确切的传说。李敷仁同志事后回忆这段往事，曾经写过一本名为《虎口余生记》的小册子。因为他遇害时身受重伤，转移时大多在夜间被人抬着走，加上有许多情节是他后来听旁人述说的，又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当时对一些有关情况不便详述，所以这本小册子在一些细节上的叙述与事实还有出入。直到现在，关于李敷仁的这段传奇式的事件真象，人们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完全的了解。

今年是李敷仁同志蒙难四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为革命奋斗一生的光荣战士，民盟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委托李绮、白浪二位同志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调查、核实，写成了这本《李敷仁脱险》。这本书所用的是文学形式，但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反映了当时的事件真象，读者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李敷仁同志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和坚贞不屈的高尚品质，而且也可以看到党组织对一个革命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者的大力支持。

李敷仁同志离开我们已经近三十年了，他为党为人民作出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间。愿后来者在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鼓舞下前进！

小 目

序.....	汪 锋 (1)
暗杀.....	(1)
出人意料的奇迹.....	(4)
李敷仁其人.....	(7)
借“庙”念“经”.....	(11)
一条秘密战线.....	(15)
宴会上的噩耗.....	(19)
绑架前后.....	(22)
得道多助.....	(28)
不安的夜晚.....	(32)
铁壁铜墙.....	(35)
消息传到边区.....	(43)
药铺来客.....	(48)
相逢如隔世.....	(52)
夜走礼泉.....	(55)
康家卧室的秘密.....	(59)
九爨山前.....	(67)
假郎中看病.....	(77)
在省委安排下.....	(82)

封锁线上的朋友.....	(85)
此计不妥.....	(89)
智退“土地爷”.....	(93)
泾海渡口闯关卡.....	(97)
由黑夜到黎明.....	(103)
到达陕甘宁边区.....	(107)
有趣的余波.....	(112)
后记.....	(116)

暗 杀

一九四六年春夏之际，中国大地，风云变幻。一方面，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浪潮，汹涌澎湃；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正积极地进行。这一时期内，在国民党统治区，接连发生了几起特务暗杀著名民主人士的事件。其中被称作“西安血案”的一起，发生最早，曾轰动一时。

一九四六年，临近立夏。阳历五月一日。

灰蒙蒙的天色笼罩着关中平原。渭河两岸的田野里，小麦刚刚秀穗，槐花正在开放，绿色的土地，孕育着庄稼人的希望。

上午十时左右，一辆黑色旧卧车，从西安西门驶出，沿着西兰公路，向西急驰。汽车经过咸阳，绕城而过，折向西北方向，爬上二道塬，在公路边一个叫张家堡的小村子北面的旷野停下。车里钻出四个穿便衣的汉子，架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这人个头挺高，头戴礼帽，穿一身黑呢中山制服，一双眼睛却被蒙着。那几个人架着他，朝公路边的战壕走去。

这条靠近公路的战壕，横贯渭北几个县境，两丈多宽，一人多深，是抗日战争时期挖的。当时的目的是为了防日本、还是封锁陕北的共产党，谁也弄不清。反正挖起后，一直也没用过。农民看着可惜，在壕底又种上庄稼，天深日

久，人走畜踏，有的地方壕壁已成了斜坡，上来下去并不费力。现在这几个人，就是从路边上一个斜坡走下去的。他们一直向沟底深处麦地走去，深深的壕壁很快遮没了他们的身影。随即从壕里传出“叭、叭”两声枪响……

枪声过后，除过那个戴礼帽的之外，原来下去的四个人，便匆匆地从战壕里爬上来，他们不住地扭头向四面张望着，这时大约刚偏过晌午，地里做活的人不多，看看并没什么人注意，他们便急急地走近那辆已调回头的汽车，刚钻进车门，那车便“呜”地一声向南开跑了……

张家堡西北上有一个村庄，叫陈老虎寨。两下相距不到二里，房脊相望，鸡犬相闻，平日连畔种地。这天中午，陈老虎寨陈老二家的长工陆廷发，正在村南边的地里耨地。此人二十来岁，是从甘肃武都逃荒来的，靠卖力气当伙计维生。他耨的地，正好在战壕北面。地头临近战壕处，有一个大土冢，雄巍地矗立着，不知是哪朝哪代留下，也不知埋的是什么人，成为当地人辨认方向的标志。咸阳塬上，象小山一样的大冢很多，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兴平的景，泾阳的塔，比不上咸阳的冢疙瘩。”陆廷发的地是南北畛，当他背着大冢向北快耨到头时，无意间扭回头，只见公路上开过一辆黑色小卧车，到大冢跟前，突然停下。他根本就没在意。汽车不汽车，和庄稼人有啥关系？他转过头，只顾干他的活。到了北头，回过牲口，又朝南耨。这回他是面朝着大冢了，刚走不到半畛地，突然听见“叭、叭”响了两下。开头，他以为是有人甩鞭子，不由地抬头向四下望了望，却不见有吆牲口的人，正奇怪那声音是从何处传来，就看见老远处大冢旁的战壕里走上来几个人，很快地上了汽车。天色灰暗，距离也

远，他影影乎乎地只看见最后一个人，戴一顶鸭舌帽，穿了件灰色风衣。他们一上车，车就开走了。

陆廷发心想：莫非刚才听到的不是鞭声？是这几个人去沟里打猎？不对！时间太短，要说打猎，怎么没见手里提什么打下的东西？年轻人心性好奇，吆快牲口，蹿到地头，然后把牲口“窝”住，便急忙跑到沟沿上去看。不看犹可，这一看吓得他脸色苍白，腿肚子打颤，心在腔子里“咚、咚”直跳，舌头吐出来半天缩不回去。原来沟底麦地里横躺了一个人，脸朝下，背朝天，脊背上糊满了血……

小伙子长这么大，哪见过这场面？把牲口和蹿也忘了，撒开腿就往回跑。一进村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叫喊：“哎哟，不得了！战壕里打……打……打下个人……”

消息传开，村子里象摇了铃，人们纷纷赶到战壕边来看。张家堡的人，路上过往的人，不知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也有的围上来看热闹。一时这大冢下聚集起黑鸦鸦一片人。

“青天白日，谁这么胆大，敢在公路边把人打了？”

“看这人打扮，象个干公事的呢……”

“莫非和谁有仇，叫人打了黑枪？”

“可怜，也不知是啥地方人，该生法子给他家里人报个信……”

“如今这世道，尽出些不明不白的怪事！”

围观的人群里，七嘴八舌，说什么话的人都有。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下到沟底去。一来都认为那人已经死了，而死人总是叫人望而生畏的；二来弄不清是为啥被打死，是私仇？还是公案？真象不明，人命事大，没有地方上办公的人出头，谁愿意逞能多事？

然而就在此时，不知谁眼尖，惊叫道：“看，那人没有死，还动弹呢。”

人群中立即骚动起来……

出人意料的奇迹

发现沟底的人并没有死，战壕边上围观的人群马上活跃起来。济难扶危，见死趋救，历来就是中国人民称颂和遵行的传统美德。起初，大家认为那人已被打死，不免有一种畏惧之感，不敢到跟前去。现在见他并不是死人，便陡然胆大起来；况且，人既活着，事情的根底自会问明，再不怕会沾惹出什么是非。于是有几个人便走下沟底来了。

他们先是围着他绕圈儿看。只见他的礼帽飞在一边，脸侧着贴在地上，面部蜡黄，一双失神的眼睛微微张开，嘴唇蠕动着，象是想要说话又没有力气样子。

有人蹲下身子向他问：

“你是啥地方人？”

那人回答的声音很微弱：“我是咸阳……北……杜……镇人。”

“啥人把你打到这里的？”

“是……我回家，路上……遇见……土匪……”

那时，土匪大白天拦路打劫，杀人越货，是家常便饭，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乡党，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一回，是躺在地上的人发问了。

“这里就是咸阳塬，南面是张家堡，西北上是陈老虎

寨。”人们大声告诉他。

听到这里是陈老虎寨，那人眼睛眨动了两下，闪出一丝亮光，急切地问道：“陈老虎寨？……村里可有一个叫陈信的人？”

天下事无巧不成书。这人问到陈信，恰好陈信刚来到跟前……

陈信早晨起来，就骑着自行车去咸阳城里办事。午后刚回到家，才放下车子，还没顾得打土洗脸，就听人说村外大冢下出了人命案，便急忙赶来观看。此时，他正好来到沟底。听见说被打了的这个人打听他的名字，十分惊讶，急忙拨开众人，凑到跟前，仔细一看，不由地愣住：“啊呀，这不是我的老伙计，你咋成了这样了？”

陈信早年在外上学，家道比较殷实。后来在乡公所干过几天公事，社会上认识的人多，他为人比较活道，因此在陈老虎寨是个小有名望的人。众人见陈信认得此人，想着他必会出头管管这件事了，有人便把刚才他所说的被土匪打了的话告诉给陈信。同时从旁撺掇道：“陈先生，眼下还是先救人要紧……”

原来陈信和此人是中学时的同学。眼见老同学落难，他岂能袖手旁观？他抬眼向沟底和沟沿上的人群扫视了一下，见自己的本家侄儿陈景义和邻居陈生发、王喜德都在场，便招呼他们赶快来搭手抬人。

野地里什么也没有，王喜德用眼睛搜寻了半天，只好把陆廷发丢在地里的轱辘弄来，脱了件衣服垫在上头，众人才帮着把人挪到轱辘上。此时，他那伤口上渐趋凝住的血稍经震动，又不住地向外流淌。陈信见状，不知如何是好。一位过路的

老农民说：“蚕急，蚕急！”忙掏出自己的旱烟袋，将袋里的烟末全倒出来，轻轻撒在伤口上，从身上解下腰带，缠裹好。众人这才把糖抬起，出了战壕。

上了公路，王喜德问陈信：“往哪里抬？”

陈信挥手说：“送县里，进医院！”

谁知糖上的人听说要送他去咸阳，却连连摆手说：“不能去县里，你们……还是送我回家吧！”

陈信俯身劝道：“老伙计，听话，到医院治伤要紧。”

那人仍坚决摇手说：“我的伤很重，你们快送我回家，叫我和家里人见一面……我还有后事要交代……”

陈信见他执意不去县里，猜想其中可能还有什么隐情，也就不硬自作主张了，叹了口气说：“那就送北杜镇！”

去北杜镇要比去咸阳远多一半路程，又不象去咸阳有公路，走上平坦。那边一色是坎凹不平的乡间土路，如再用糖抬着，“病人”受颠簸，抬的人也不好用力。陈信便叫把人先放在路边，打发侄儿回村，卸一扇门板，再拿上褥子、枕头来，准备扎一副担架。

众人见陈景义领人回村去打点东西，趁空儿拉过陈信，问他这个受伤的人究竟是谁？干什么事？直到现在，他们虽然在这里看了两三个小时，但眼前这个人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谜”。

陈信说：“啊，说起这位先生，咱咸阳人大概没人不知道。他就是北杜镇的李文会么……噢，大名叫李敷仁……”

“啊呀，他就是李敷仁？知道，知道……”

“就是当年办《老百姓》报的？”

“领头和县长打官司的？……”